

沉默的槌枷棍

◎ 杨旭军

槌枷棍就立在上房门背后,自我有了记忆,它就在那儿安静而孤独地站着,仿佛它就是门的一部分,抑或门后面必须要有一根槌枷棍。门轴的转动丝毫不会影响到它的沉默。

它满身灰尘,使曾经的铮亮变得黯然。

我曾无数次好奇它的模样:一根五尺长的棍子,一端箍着铁箍,铁箍上一段粗壮的铁链,连着一截尺把长的短棍,短棍上同样箍着铁箍,还缀一些铁环,形如一把打场用的槌枷,摇起来“哗哗”有声。槌枷棍故名?

我是从奶奶那儿知道它的名字的。奶奶说槌枷棍是爷爷年轻时用过的,那时爷爷血气方刚,七尺汉子,仪表堂堂,能双手举起一颗碌碡,他曾多次一个人挥舞槌枷棍,迎战前来抢劫的土匪,把歹人打得落荒而逃,从而保住了这个叫小庄湾的村庄,也保住了为数不多家产,奶奶陪嫁的两个银盖指和一支银簪子也由此幸免于难。

奶奶说这事时,语气里满是崇敬,我不知道这份崇敬对爷爷还是对槌枷棍,却让我对槌枷棍产生无限敬畏。我想像不出槌枷棍在爷爷手中,是如何“哗哗”作响并带着风声砸向土匪脑袋的,棍头上是不是还沾有土匪的血液或脑浆呢?这样想着更加敬畏那根棍子,仿佛它是降魔除妖的法器,有了灵性,便越发不敢去触碰。

但敬畏终于抵挡不住少年的好奇,有一天我以无畏的勇气,偷偷拿出槌枷棍舞了一下,试图还原爷爷当年的英姿,沉默多年的槌枷棍“咣咣”有声,它像一个屈从了很久的人,也想活泛一下身子,我似乎感觉到它的亢奋,但它实在太沉了,上端那截短棍还根本不听招呼,差点还砸了我的脑袋!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于是我赶紧沮丧地把它立了回去。

我的记忆中,这是槌枷棍唯一一次抛头露面,然后又浸入深无边际的沉默,除了偶尔被碰响了一下,我也没听到过它作为兵器“夜夜龙泉壁上鸣”,它更像一位垂垂老者,回忆波澜壮阔却又了无痕迹的峥嵘岁月。

小庄湾对面的山梁上,自古便是繁忙的官道,走过商队驮队马队,有时候官道上的骆驼或骡马走着走着就倒下了,乡亲们就能去分得两块肉来,打打牙祭,这是乡俗,这也大概是官道给予小村唯一的好处。官道上也有过队伍,不时有散兵游勇骚扰乡民,还有更多的土匪,沿途杀人放火劫掠财物,卧在官道旁的小村,自然是他们眼里的一块肥肉,被一遍遍侵扰,那时就该爷爷的槌枷棍威风了。槌枷棍所向披靡,它随爷爷一起巡视小村的每寸地界,巡视要成熟的麦子、糜子、豆子、洋芋、胡麻,巡视杏树、桃树和菜地,巡视洋芋窖和面缸,巡视牛羊圈,毕竟土匪抢东西是不挑嘴的,毕竟这些是乡亲们全部。

爷爷也有铍羽的时候,一次他力战数匪,终于夺回一头被抢走的羊羔,却被一悍匪长矛刺中小腿,爷爷掖下夹着羊羔,一手挥舞槌枷棍,地上一串血脚印,土匪见遇上狠人,扛了半袋子洋芋遁去,后来爷爷腿上那块疤竟长成角质状,像一块碎瓦嵌在腿上,一到阴雨天就奇痒无比,我记事的时候爷爷经常坐在门槛上,用力挠那块疤,“擦擦”有声,皮屑飞扬。

上世纪八十年代,爷爷终于老了,但腰板依然硬朗。这个时候的小庄湾却生机盎然,从岁月深处走来,抖落一身烟尘和穷垢痂,小庄湾在致富路上一溜烟奔跑,不大的村子,每个角落洋溢着欢悦,人们脸上挂着笑容和希望,下地干活也要吼着秦腔,鸡鸣狗吠声,驴驮马叫声,都会黎明到来时响起,村里的路被踩得纤尘不染,那面光得像镜子的场,是所有庄稼的向往,被五谷们挤得满满当当。

炊烟笼罩的傍晚,爷爷会穿过村子,到村头那棵大柳树下,等我放学归来,一辈子昂扬的爷爷满须胡子,白发飘飘,手中的槌枷棍变成了铁铲和粪箕。我们一起回家,爷爷边走边将道旁的

羊粪驴粪铲进粪箕,在他眼里那不是粪便,那是庄稼的粮食,拾满一箕粪后,他就会就近找块地埋了。

我知道,爷爷是以另一种方式守护这个小村。爷爷似乎早已忘记了,他的老伙计还立在门后,曾经形影不离,如今形同陌路,相忘于江湖。

我终究还是不知道槌枷棍的去向。多年以后我从部队回家探亲,再也没有找到槌枷棍,是爷爷把它放进了火盆,它以悲壮的姿态煮了一壶酽茶?还是随着爷爷去了坟墓?我不得而知。

三十多年后的现在,故乡已物是人非。水泥路虽然铺到村子每个角落,但少有人行走;许多人家关了门,要么是搬走了,要么是主人已长眠于脚下这片黄土;瓦缝里的蒿草长势喜人——整个村庄,万物呈衰败之势,唯有各种草木欣欣向荣,堂哥家老屋门口的牡丹“寂寞开无主”;山坡上的野草,如同洪水,淹没了村庄周围的田地,正向村庄中心推进,呈汹涌之势;除了蝉噪和草丛中野鸡的“昂昂”声,小庄湾听不见农村该有的音符;没有了曾经的喧嚣,没有了炊烟氤氲点染,小庄湾千疮而消瘦。

如今,每次回这个精神层面上的老家,我都要去和丑娃坐坐,五十出头的丑娃,是村里最年轻的村民,地里已经不种五谷了,他务着一些苹果和花椒。我们像小时候一样骑在门槛上,扳着指头数了半天:从小庄湾走出去的人,竟不下百余,他们像蒲公英种子,随时代大潮飘向了城市,飘向全国,寻觅一块块适合的土壤,开枝散叶,生根发芽,而蒲公英共同的老家,已不可遏制地衰微,直至在不远的将来完全消失——这点现在看来毫无悬念。

我当然无法知道,黄土上的爷爷,能否看到他的村子发生的这一切,如果能,那么他是不是感到悲伤呢?他会不会怀念他的槌枷棍?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第362期

名誉主编:了人

主编:王伟



南纪门随想(外一首)

◎ 赖永勤

我们都习惯
坐在这里回忆
更多的是在等待

一阙冬阳斜斜地照着
到处都是暖融融的
阳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你说,这样真好
真的真好!

也许,我们
偶尔会出现在彼此的梦中
在梦醒之后
处处都有我们的影子

你经常看那堵老城墙
看城墙上的垛口
看老城门进进出出的人流
内心充满感激
却又缄默无语

你始终很坚定
不因为时光流动而流动
即便是脚下的江流奔涌
也带不走你的从容

最喜欢你一直安安静静地
坐在这里,从不高声喧哗
就像母亲衣领下
那颗最美的纽扣
紧紧地挨着母亲
妥妥地装扮着母亲……

这把口琴

这把口琴
立即让我的思绪凝固
凝固在那个飘着细雨的黄昏

那个黄昏,我喜欢透过雨幕
习惯性地望着远方的山峦
仔细辨认我曾经走过的路
还想还原一些温暖的细节

其实远方已是一片朦胧
而我却仍固执地望着远方
尽管远方也已模糊不清

于是我只能靠想象
而想象也只是
自我情景的假设

我就这样轻轻地举起它
再轻轻地吹响它
让一些零零散散的音符
组成一些断断续续的乐句

这些音符,这些乐句
最终要飘向哪里
又有谁能够听到它?

也许,谁也无法预料
在许多年过去之后
那个飘着细雨的黄昏
和那些充满期待的琴声
会变成一些无法忘却的片段
镌刻在青春的崖壁

(作者系国家一级文学编辑)



云蒸霞蔚

摄影 李昊天

腊八粥可温

◎ 王永清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节这天,走在月色迷人的村镇上,闻着窗外腊八粥的清香,我似乎闻到了渐行渐近的年味。

历史上,每逢腊八这天,无论是朝廷官员,还是黎民百姓,都要做腊八粥。关于腊八粥的最早文字记载在宋代,距今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了。南宋诗人陆游在《十二月八日步至西村》中写道:“今朝佛粥更相馈,更觉江村节物新。”诗人从腊八节气中嗅到了春的气息,吃了腊八粥,那春天,像踩着梅花瓣儿姗姗而至。

从我记事起,每到腊八这天,天刚泛起鱼肚白,母亲就要起床做腊八粥了。做粥看似简单,却也是极难烹饪的食物,要用心熬制,方到至味。母亲先把不易煮烂的红豆、小米、小豆下锅,用大火煨煮,待它们煮开了,再加入糯米、栗子、核桃仁等,用小火不急不躁地煮着。听着锅内“咕嘟咕嘟”声响,香气也就一圈一圈地四溢开来。

我们的口水在喉咙里打转,闻着香气来了,

围着灶台一遍遍地问母亲,好了没有?母亲被问得烦了,像轰小鸡一样将我们赶出厨房,怜爱地说:“还早着呢,好了,我会叫你们。”但过不了多久,我们又慢慢地聚拢在灶台边围成一排……

终于等到出锅了,腊八粥又稠又亮,那鲜红的枣儿,白嫩的花生,翠绿的青豆,以及都已经开了瓣的核桃仁,每一样都甜丝丝、香喷喷地透着热气,我们急不可待地嚷嚷着要吃,母亲赶紧阻拦:“小孩子打住,还没敬祖宗呢,你们怎么能先吃!”我们只好听从母亲的安排,把一碗碗香气扑鼻的腊八粥端在堂屋供桌上,等敬过祖宗后,才开始每人盛一大碗,美滋滋地品尝起来。

在那个贫瘠的岁月里,腊八粥的软烂绵醇,早已勾得人心痒痒,当一箸入口,腊八粥的醇香溢满舌尖,各种食材的味道蜂拥而至,层次分明地传递到每条味觉神经,让人食欲大开。我们顾不得烫,捧着碗,“吸溜,吸溜”地狼吞虎咽着,那暖暖的腊八粥下肚,仿佛是喝了一大口春天的阳光,

彻彻底底温暖了五脏六腑,让人畅快无比。我们个个吃得肚儿溜圆,才不情愿地放下碗筷。

农村有一句谚语:“腊七腊八,冻死寒鸦。”现在想来,寒冬腊月里,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香浓软糯,稠粘绵密,熨帖了胃,温暖了心,之所以如此让人心心念念,那是因为腊八粥是母亲亲手做的,那里面有家的味道,爱的味道,亲情的味道,丝丝缕缕,让人忘却不了。

又是一年腊八节。前几天,母亲打电话问我,腊八节回家喝腊八粥吗?闭上眼,儿时又重见母亲在锅前灶后忙碌的身影。时光如流,近四十年的光阴转瞬即逝,当年为我煮粥的母亲已垂垂老矣。有人说,幸福就是“有人问你粥可温,有人为你立黄昏”。如今,能喝一碗母亲的腊八粥,当然幸福。但有母亲在,不止腊八,我的每天都过着这样幸福的生活啊。

(作者单位:湖北省枣阳市刘升镇中学)